棣萼室谈虎　　不著撰人

雕虫小技，壮夫不为，隐语廋词，末之又末者也。虽然，是亦吾国旧时文人社会一消遣法。所谓贤于无所用心，较诸博奕，尤觉有过之无不及，列为一游戏品，不亦可乎。吾兄嗜此，几于成癖。在数年前，余亦染此习惯，钩心斗角，尽情刻镂，每得佳制，辄共欢赏。新年多暇，陈之堂衢，灯纸玲珑，通宵忘倦。比年以来，去家日远，人事迁变，非复昔年之旧，余既无此闲情，吾兄亦不复曩时兴致矣。嗟嗟，夕阳山河，触目皆愁，佳节良辰，增人惆怅。是实境地时势之有以左右之，无能强也。青灯有味，旧梦犹甜，每忆兄时，幸福难再。向闻吾兄，欲辑谜话，顾以事繁未果，今就所忆，述具一二，用识余感，亦以挑吾兄耳。凡物聚于所好，或尽出其平日之所贮蓄，实此册子是亦一快事也。

隐语其来甚古，世传述者如“黄绢幼妇”，自当推为正当自祖祧。汉季童谣“千里草，何青青？十日卜，不得生”，以两字离合，暗切“董卓”姓名，则隐语之流亚也。秦时谶言“明年祖龙死”，以祖龙隐始皇，是其创端，又不仅在后汉矣。

世俗谶纬之学，往往有奇验者，如相传之“烧饼歌”、“推背图”等数，荒诞不经，姑置无论，特其用意，亦隐语之一种。友人某君，深信其术，曾为述烧饼歌词，谓中有“谨防二八交加，满地龙蛇走马，五羊大闹中华”等句，证之今日时势，有确切不可移者。以算术言：二、八，相乘则得十六；交者，明所加之为同数，两“十六”相加，即三十二。龙蛇马者，太岁建辰己午也，明年乙巳，后年丙午，又正光绪纪元之三十一二年。外患迭乘，不其危乎？是虽无稽之谈，然以破隐语之术论之，固不得谓不精切矣。

隐语大率为谐声、会意二类。然谐声必出天然，颇不易得，故世所构，恒为会意，此中为格不下数十，今举其常用者，如：卷帘、连理、解铃、系铃、落帽、脱靴、藕心、皓首、粉颈、素心、玉树、粉底、并头、并蒂、骈胁、重足、鸳鸯、离合、曹娥、徐妃、劈头、劈脚、皇华驿等，以廿余名，其不经见者尚不计。亦可见其分析之细。鄙意终以完全无格者似为浑成，无已则卷帘、曹娥、解铃、系铃，尚不失于牵强，余皆割裂破碎，殊乏意趣。

谐声一格，最足解颐惟难得如是凑巧之句耳。往岁闻家兄述一谜，面为“上头吹笛子，下头打破锣”底为《诗经》二句，即“鱼丽于罶，鲿鲨”数字，颇能传神。此外，则有佳趣者，实不多觏。

有士人迷信扶鸾，适值岁试，遂以场中题目，叩求预示。乩忽判曰：“题在红叶白云之间”，士人茫然，《论》、《孟》、《学》、《庸》，绝无此等句子，即求类似之词，亦不可得，思之竟夕，心颇懊丧。及题纸下，则“富贵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

于我如浮云”致“叶公问孔子於子路”。盖叶公之叶（葉）字，当变音独如“塞”，例须用朱圈破，所谓红叶，殆即指此。妙在语极贴切，又风雅可喜，虽仅八字，大有飘飘凌虚之概。后闻人述一谜，而为“佳人口上点胭脂”，底为四书一句：“唯”。亦取此意。

邑有富室，好修斋醮，每以纸扎鬼判，陈诸门外，狞面奇形，何止十数，金刚力士，荒谬不经，未暇辨其名也。友人墨士，性极狂诞，中年落拓，而牢骚不平之气，逐处发现。一日过富室门，戏取所扎纸人中之最硕大者，倒放地上，旁悬铜钱一枚，隐射俗语一句，列彩甚多。市人争射，迄无中者。突来丐者一人，蒙袂结缕，取所悬钱，系之巨人腰上，徐将彩物携去。墨士大乐，问其所说。则曰：“此所谓‘一文钱逼倒英雄汉’也”。

杨君哲子，谓曩作汴游，过一显者之门，聚人甚众，心窃怪之。试排人丛以观，见粉壁上挂一纸面具，加青蚨百枚于上，旁书一笺：“俗语一句，即以为彩”云云。哲子亟纳其钱于袖，扬长而去。途之人喝之，主人相视而笑。哲子徐徐应曰：“‘要钱不要脸’，若所命意，毋乃非乎？”闻者为之大噱。

近世匠师所用墨计，殆即古人准绳之意。其式长方，前有空处，实墨于中，后轮绕线，以机摇之，令进出墨中。有以此为谜者，前后凡三四变，语绝不类，而并臻佳妙。余仅记其一，则此中之选也。词为：“我有一张琴，琴弦生在腹。愿君马上弹，弹尽天下曲。”其所谓“马”，盖指木马；其所谓“曲”，则曲直之曲也。

童时喜以物为谜，因其浅近易猜，而村妪牧竖，恒有传述之作。互相夸炫。词虽鄙俚，亦间有可取者。余曾戏仿其意，以烟榻器具为诗，逐句隐藏一物，题为《道出金陵》，底“南土”。诗：“刳木为舟楫，开关畅延宾。绿沉苔迹古，红炮酒痕新。掠燕花裁尾，挹浆柄指寅。绿头间检数，汤铭共书绅。”底：“挖刀”、“通条”、“枪”、“灯”、“剪”、“斗”、“签”、“盘”。款为“同人联句”，底：“合子”。是虽无甚意味，惟所难者，以一动作之用具，而连类及之，不涉他件，又能组合成韵耳。

【十万古书秘笈】www.fozhu920.com